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 社科節03特刊

戰爭，令恐怖份子蠢蠢欲動？



“諸神將展現這事物給人類  
而他們就是大戰的發起者  
在看見武器和火箭  
在天空出現之前  
最大的傷害將打擊在\*左的一方”

《諸世紀一·九十一》

諾查丹瑪士

\*法國左面的國家包括英、美

# 近年的恐怖襲擊

## 1995年

1995年共發生恐怖主義活動440起，比1994年增加118起，總計死亡165人（比1994年減少149人），受傷6291人，其中美國人死亡12人（比1994年增加8人）。

6月26日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機場遇刺，但沒有成功。

7月25日 一顆炸彈在巴黎地鐵爆炸，引起7人死亡，86人受傷。

9月7日 駐克什米爾的英國廣播公司收到炸彈郵包，導致1人死亡，2人受傷。

11月13日 一輛汽車在沙地阿拉伯利雅得一停車場爆炸，7人死亡，42人受傷。

11月19日 一名自殺性爆炸者開車進入埃及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然後引爆，引起至少16人死亡，60人左右受傷。

## 1996年

1996年共發生恐怖活動296起，314人死亡，2912人受傷。

1月18日 衣索比亞吉恩大酒店發生爆炸，至少4人死亡，20人受傷。

1月31日 在斯里蘭卡科隆坡鬧市區，一輛裝滿炸彈的卡車駛入中央銀行後爆炸，90人死亡，400人以上受傷。

2月25日 耶路撒冷一公共汽車爆炸，26人死亡，80人受傷。

6月25日 沙地阿拉伯美軍基地發生爆炸案，19名美國軍人死亡，515人受傷。

11月17日 土耳其一賓館發生縱火案，17人死亡，49人以上受傷。

12月3日 巴黎地鐵車上發生爆炸，死亡4人，86人受傷。

## 1997年

1997年共發生恐怖活動304起，221人死亡，693人受傷，其中美國人死亡23人。

9月4日 以色列一購物中心發生爆炸案，8人死亡，近200人受傷。

10月15日 斯里蘭卡科隆坡的新世界貿易中心附近的停車場發生爆炸，18人死亡，110人受傷。

11月17日 在埃及一旅遊點，58名旅遊者和4名埃及人被槍殺，26人受傷。

## 1998年

2月23日 阿爾及爾一列車爆炸，22人死亡。

7月20日 3名聯合國維持和平官員和1名塔吉克翻譯被殺。

8月7日 美國駐肯尼亞及坦桑尼亞的大使館發生爆炸，257人死亡、5000人受傷。

## 2001年9月 美國九一一事件

## 2002年12月 車臣游擊隊在莫斯科歌劇院挾持人質事件

## 2003年3月 菲律賓棉蘭老島爆炸

哥倫比亞東北部邊境庫庫塔市一個商場發生炸彈爆炸

# 何謂恐怖主義？

美國學者博格羅斯庫珀（Beau Grosscup）博士曾指出：「我們在給恐怖主義下定義時，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它是一個充滿著政治性的概念，是一個被政治優位觀點，以及利益爭論搞得混亂不堪的概念。常見的說法『一個人的恐怖主義者是另一個人的自由戰士』，反映出這種困境。一個看起來只是語義學的問題，本質上卻是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意味著我們是否把某個事件視為恐怖主義，取決於我們的政治觀點」。

事實上，恐怖主義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客觀事物，由於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隨著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深化。因此，反映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定義，也處在不所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因此，本文僅針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定義，從語義、法律及學者的觀點，作一個簡單考察。

## 一、語義學上的定義

韋氏大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一、系統的使用恐怖行為作為強迫的手段；

二、一種威脅或者暴力的氣氛。此一定義，強調恐怖主義是一種系統的恐怖行為，或者暴力、威脅的氣氛。恐怖主義必然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進行威脅。而所謂「主義」（ism），就是指「一種獨特的教條、系統或理論」。因此，恐怖主義就是把恐怖作為教條來信奉和實行。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恐怖主義是對各國政府、公眾或個人，使用令人莫測的暴力、詭詐或威脅，以達到某種特定目的之政治手段。各種政治組織、民族團體、宗教狂熱者、革命者和追求社會正義者，以及軍隊和秘密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義」。依此定義，恐怖主義具有三個特徵：(1)恐怖主義是達到某種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這種手段主要是使用令人莫測的暴力、詭詐或威脅；(2)恐怖主義的打擊目標是各國政府、公眾或個人；(3)恐怖主義的主體是各種政治組織、民族團體、宗教狂熱者、革命者等。

## 二、法律上之定義

恐怖主義不僅在詞典的解釋各不相同，在法制上的規定也不盡相同。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九日歐盟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通過兩項法案，明確界定了歐洲領域內恐怖主義行為的概念和對相關罪行的量刑標準。依有關打擊恐怖主義行為的法案規定，恐怖主義行為的概念，是個人或組織故意針對一個或多個國家，或針對被侵犯國家的機構和人民，進行威脅、嚴重破壞甚至摧毀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及其建築物的行為。此一定義，顯然是受美國九一一恐怖主義攻擊系列事件的影響。

一九七四年英國防止恐怖主義法規定，將恐怖主義定義為：「為了政治的目的使用暴力，包括任何為了使公眾或其任何部分陷入恐怖而使用暴力」。此一簡短的定義，主要提及三點內容：(1)使用暴力；(2)為了政治的目的；(3)使公眾陷於恐怖。均非常重要，但此一定義顯然並非週全，尤其是未指出使用暴力的目標。

# 何謂恐怖主義？

「美國聯邦調查局恐怖主義研究中心」(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errorist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Center)將恐怖主義定義為：「為推進政治和社會目的，意圖威脅或者脅迫政府、平民或其他部分，而對人或財產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美國國防部則將其定義為：「企圖脅迫、威脅政府或社會，而對個人或者財產非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武力或者暴力，以達政治、宗教或者意識形態目的」。此外，在一九八六年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喬治·布希主持的恐怖主義特別工作小組，將恐怖主義定義為：「恐怖主義是為了達成政治或社會目的，而對人或財產非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通常是意圖威脅或強迫政府、個人或集團，以改變他們的行為或政見」。

對於政府各部門在定義上不協調的現象，專家指出這些不同的定義反映出政府各個部門的不同考量重點及特殊利益。

## 三、學者對恐怖主義定義之見解

恐怖主義的定義不僅在語彙及法律上，呈現多樣分歧的面貌，學者間對恐怖主義定義，亦未見統一之見解。美國著名學者亞力克斯·施米德(Alex Schmid)於其所著「政治恐怖主義」一書中，將恐怖主義定義為：「恐怖主義是由秘密的個人、團體或者國家行為者，基於特殊的、犯罪的或者政治原因，而使用令人不安的、重複暴力行為的方法，其不同於暗殺，直接的施暴客體並非其主要目標。暴力的直接犧牲者一般是任意選擇的(隨機的目標)，或者從目標人群(有代表性或者象徵性的目標)中挑選，並將其作為一個訊息的發送器。在恐怖主義者(組織、(危險中的)被害人和主要的目標之間，透過威脅和暴力的資訊傳遞過程，將其用於操縱主要目標，做之成為恐怖的目標、需要的目標或注意的目標，而此取決於威脅、脅迫或宣傳是否為其主要追求的目的」。

另一個學者博倫得(Poland)在一九八六年，從眾多的恐怖主義定義中，挑選了以下八個最流行的定義：

- (一)、企圖影響政府政策或脅迫公眾以影響政府政策而實施約有組織暴力。
- (二)、恐怖為脅迫公眾或者政府同意他們的要求，而由團體實施的暴力。
- (三)、所謂恐怖，是指企圖透過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非常手段，以影響政治行為的象徵性行動。
- (四)、恐怖主義可以定義為：為了政治上的目的，企圖在社會或其重要部分製造恐怖的暴力性犯罪行為。
- (五)、恐怖主義是直接對象徵性的目標，使用文明無法接受的暴力威脅，以便直接透過恐怖、脅迫、強制，或間接地用感人的態度、感情、意見，對政治行為發生影響。
- (六)、恐怖主義是個人或者小團體為達成地區、國家、國際社會或政治目的，而實施的非政府的公開暴力或者暴力威脅。
- (七)恐怖主義是使用武力、暴力、或以暴力進行威脅，以便透過恐怖、脅迫、或強制達到政治目標。
- (八)秘密團體為了政治目的，實施的所有的非法暴力行為。

上述八個定義所強調的共同因素是：(1)暴力或以暴力進行威脅；(2)製造恐怖；(3)一定的政治目的。這三個要素雖然非常重要，但顯然每一個定義均有待進一步的補充修正。

鑒於恐怖主義的複雜性，有的學者感到難以掌握恐怖主義者的行為的複雜動機和結果，進而採取另一種研究方法，亦即將恐怖主義分為不同的種類進行研究。最早採取這種方法的學者，乃著名的蘇格蘭學者波爾·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一九七四年他提出恐怖主義應當根據恐怖主義者行為的方式加以分類，分為革命恐怖主義、亞革命恐怖主義和鎮壓的恐怖主義。革命的恐怖主義是為了政治目的，有系統地使用恐怖主義的策略。亞恐怖主義則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非革命的和政府鎮壓的目的，所採取恐怖行動。至於鎮壓的恐怖主義，則是系為了鎮壓、壓制、消滅或遏制統治者認為不受歡迎的個人、集團或者行為方式，而有系統地使用恐怖主義的暴力。

# 恐怖主義的來源

分析過恐怖主義的定義後，我們應該剖析恐怖主義的來源。

「恐怖主義？不是從伊斯蘭國家衍生出來的嗎？」許多人都有這種誤解。

其實，根據恐怖主義的定義，恐怖主義已在人類社會肆虐二千餘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亦算是恐怖活動之一。至於較正式使用的概念的衍生，則可追塑至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牛津英語詞典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包括法國大革命後政府的恐怖統治。

至於近年恐怖主義的來源則與美國以及激進伊斯蘭派系的衝突有關。激進派系如阿爾蓋達認為美國過份干涉中東及中亞國家的事務，並事事偏袒以色列。爲了捍衛伊斯蘭國家的利益，這些激進組織開始進行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最令人深刻的可算是九一一襲擊。

除了伊斯蘭激進派系的恐怖份子外，地球還有因不同利益衝突而衍生的恐怖主義集團，例如哥倫比亞第二大游擊組織民族解放軍。他們正威



# 美伊局勢的發展

踏入零三年，美伊的局勢越趨張。美國指責伊拉克刻意隱藏多種生化武器及大殺傷力武器，違反聯合國武器調查員的行動愈加合作，並開始銷毀違反規定的大殺傷力武器。不過，英美立場堅定，繼續增加在波斯灣的軍事部署，更有傳英美將於三月十三日出兵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和美國為甚麼會交惡？我們可追溯到1991年的港灣戰爭(Gulf War)。伊拉克當年攻打科威特，被美國出兵制止。伊拉克戰敗後更受到聯合國多方面的制裁。雖然戰爭平息了，但雙方面的鬥爭仍未結束。美國相信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在過往十年，除了私自研製生化及大殺傷力武器外，並協助多個恐怖組織，包括阿爾蓋達，進行針對美國的襲擊。

在美國九一一事件後的國情咨文，布殊政府直指伊朗、北韓及伊拉克為邪惡軸心。自此之後，美伊關係更不斷惡化，更演變成現今開戰邊緣的局面。

情人節當日，英國  
《每日鏡報》特別  
設計貝理雅與小布  
殊親吻的圖片作封  
面，表達反戰思想  
(法新社)



圖片來源:明報月刊(2003年3月號)



喬治·布殊在胡德堡軍事基地向官兵發表演講，以激厲士氣

(明報資料室)

圖片來源:明報月刊(2003年3月號)

## 爲和平而戰爭？

雖然美國指伊拉克構成對全世界的威脅，但目前美國仍未有實質可靠的證據證明伊拉克心懷不軌。反之，有許多學者均認為，美伊兩國國力懸殊，伊拉克威脅論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因此，普通學者相信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目的是 石油控制。

故勿論美國的目的是什麼，美國已向伊拉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三月十七日前銷毀所有大殺傷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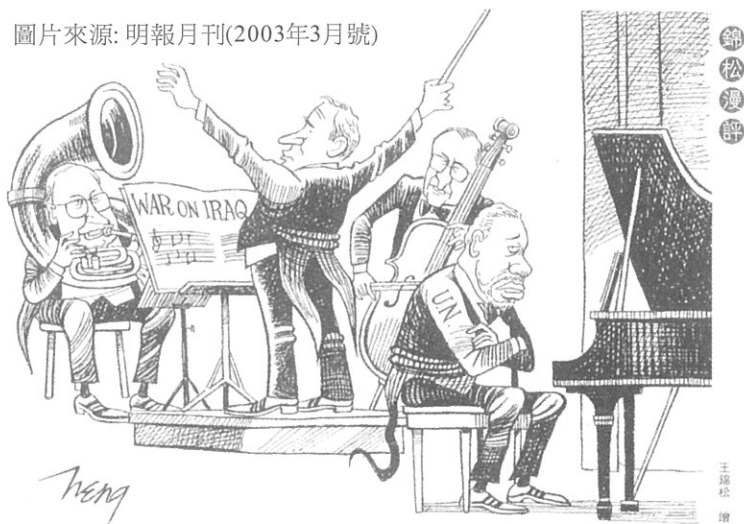
# 戰爭可阻嚇恐怖活動？

美國一直聲稱伊拉克與恐怖組織有聯繫，因此打擊伊拉克便有助打擊世上的恐怖主義。不過，北京時事評論員童明在明報月刊中指出，「塑造恐怖主義者意識與靈魂的不是薩達姆，而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領袖、智者、宗教權威及教育家。他們自小便受到伊斯蘭式的社教化，對西方國家存有懷疑，沙特與埃及尤其如此。這兩個國家用他們巨大的石油財富推廣其嚴苛而毫無寬容的伊斯蘭教義。」

美伊開戰，顯示了布殊政府可能因石油利益而忽略這些挑戰。

因此，美國與中東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起源除了利益關係外，更與意識形態有關。意識形態問題並不能因打擊一個伊拉克而完全消除。反之，在美國日益迫近的武力威脅下，本來非鐵板一塊的中東阿拉伯及周邊伊斯蘭國家漸漸走近，形成一個對付美國的聯盟，再加上美國是次出兵只得到英國支持，美國越見孤立。樹敵越來越多的美國將受到更多恐怖襲擊的威脅。

圖片來源：明報月刊(2003年3月號)



法、德、中、俄重申反對攻打伊拉克，英、美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形勢頹處下風，薩達姆又大施緩兵之計，加上二月十五日全球多達一千一百萬人的反戰大示威，美國小布殊總統要想連戰連攻伊並取得世人信服，關鍵是要先爭取聯合國點頭。

# 戰爭可阻嚇恐怖活動？

在阿拉伯世界看來，美國是次的武力威嚇與九一年海灣戰爭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九一年海灣戰爭時，美國是因為科威特被入侵而開戰，但今次並無實質的證據持其軍事行動。該地區的伊斯蘭國家面對國內嚴重的反美情緒，必須與美國劃清界限，以免政權倒台。那些國家都相信，美國只是通過攻打伊拉克去把國內政治與經濟危機轉嫁出去，反之更令中東局勢動盪，更實在是禍水外引，自私非常。因此，伊斯蘭國家便漸漸形成了一個反美聯盟。國內反美情緒高漲，我們不能預測激進的恐怖份子會再次描準美國目標去攻擊。

總括來說，根據童明的評論，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將看到「中東的舞台在恐怖的幕布映襯下到處燃燒起怒火」，失望與憤怒使人們無法接受更多的阿拉伯土地被佔領，中東可怕的地獄大門亦隨之被打開」。



美軍戰機撤向伊拉克的傳單，一邊呈現己方強力的海軍實力，一邊用阿拉伯文警告「不要協助伊拉克軍或政府領袖逃走」

(路透社)

圖片來源:明報月刊(2003年3月號)

# 戰爭可阻嚇恐怖活動？

除了中東地區外，世界各地區仍存在許多危機。美國《福布斯》雜誌中指出了十五個恐怖主義、核武及衝突危機的地區。其中阿爾蓋達等恐怖主義組織分散在東南亞及南美等地。一旦美伊開戰，這些分散各地的恐怖份子便有機可乘，趁美國忙著開戰而發動襲擊。



再者，美國對伊的軍事行動亦極有可能引起石油危機。由於中東國家是主要產油國，中東的緊張局勢必然會引致國油價的上升。的確，在2003年2月中至3月期間，國際油價再度上升至幾年來的高位。油價上升，對全球經濟都會有負面的影響，對經濟差的國家更可謂雪上加霜。經濟的崩潰又往往會引來國內的動蕩，而恐怖份子便趁動蕩時進行襲擊，使自己的目的得以達成。

當然，我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恐怖份子必然會趁開戰進行恐怖襲擊，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美伊開戰的話，美國必然會遇到更多敵人（特別在中東），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便會與日俱增。

# 中港也會受到牽連？

可能大家會覺得世上主要的恐怖襲擊是肇因美國及伊斯蘭的意識形態衝突，因此，他們的紛爭與香港無關。的確，我們暫時並無證據顯示針對美國的恐怖組織會在本港及中國發動襲擊。不過，恐怖主義並不只是伊斯蘭激進派系的專利。中國的新疆獨立教派亦多次在國內發動恐怖襲擊。再者，恐怖襲擊亦會造成經濟損失。作為金融中心及旅遊區的香港亦會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如果大家希望對這個題目有更深入的了解，大家可參加本會在社科節舉辦的活動，詳情如下：

## > 工作坊——「採訪·現場」

分享會：與戰地記者張翠容分享於戰線採訪所得的經驗及體會

真情對話：與回教組織代表及美國駐港領使館代表會面，並向他們進行談話，探討他們對這場戰爭的意見

日期：三月二十九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 > 論壇——「美伊開戰令恐怖份子有機可乘？」

日期：三月三十一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半至下午二時

地點：中山廣場

如欲報名參與以上活動，可致電25403757，或電郵到 [socialsciences@mail.com](mailto:socialsciences@mail.com)，又或親臨本會會房(梁銑琚樓LG111)與本會幹事聯絡。

## 參考資料

恐怖活動資料集錦, <http://xf-www.hb.cninfo.net/wenyi/mrzj/beng/014.htm>

何秉松(2002), 現代恐怖主義之意義與反恐主義的國際實踐,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2DR%2D091%2D034.htm>

童明(2003), 美伊戰爭: 打開中東地獄之門, 明報月刊2003年3月號, 明報出版社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 聖經 > >

瑪 5 : 9

credits

編輯：楊靈簪

電腦文字處理：葉靜文

校對：謝綺筠

[www.hku.hk/ssshkusu/](http://www.hku.hk/ssshkusu/)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 美伊開戰後患無窮

現正是美國決定是否向伊拉克開戰的關鍵時刻，戰事隨將一觸即發，無數寶貴的生命將被殘殺，數以萬計的難民飢民將流離失所，數以億元計的建築及財物將毀於一旦，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成為人間地獄。沒有人喜歡戰爭，除了自私自利的侵略者。所有戰爭皆是不義的，沒有所謂「正義之戰」，這只是侵略者的藉口。幾乎所有以往的戰爭，皆是因爭奪利益而發的，就算是美國南北戰爭，雖說是為解放黑奴，但也是因為南部國民不願放棄黑奴（自己家產），不願利益受損而打仗。

### 戰爭是沒有真正的勝利者

戰爭是兩敗俱傷的，沒有真正的勝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亞各國元氣大傷，經多年後才恢復經濟及社會秩序，美國因戰防在本土而坐收漁人之利，她是被動地加入戰事，很可能因日本先發制人發動珍珠港襲擊，美國因而被迫反擊，並非侵略。下一次戰爭，美國未必這麼幸運了，特別是如果她是入侵別國搶奪他人財產。

假若美國把世界多國領袖各地人民反戰呼聲置若罔聞，一意孤行攻打伊拉克，後果將不堪設想。首先，戰火導致大量無辜伊拉克平民死傷，及美伊軍之傷害，戰爭之悲慘無情將會使全世界反戰呼聲更壯大，反美情緒日益高漲，甚至引發抵制美貨浪潮，乃至斷絕經濟文化外交聯繫，國際關係更加惡化。布殊政府也將面對日漸傾向反戰的國內民意，騎虎難下。另外，美伊戰爭令那些反戰的國家例如法國、德國等與美國的關係趨向惡劣，日後世界局勢更為不穩，因大家缺乏互信互助（在反恐方面，在經濟貿易方面等）。

### 引起更大仇恨敵意

這場戰爭必然使回教國家更仇視美國，他們將更團結保護自己而齊心向外，不利與別國和解，也使石油壟斷情況惡化，油價將波動，世界經濟難以穩定及增長，香港也會受牽連。事實上，開戰後伊拉克石油必會減產，甚至伊國政府可能燒毀部份油田令美軍不能享用，石油供應將大幅下降，嚴重破壞全球經濟。

美軍入侵伊國勢將引發更大仇恨敵意，恐怖主義、恐怖襲擊有增無減，美國國民及各地人民難享安寧。再說，恐怖主義是暗殺破壞，不是戰爭，硬說恐怖主義是戰爭，並說美國正處戰爭狀態，是絕對謊話，以反恐之名發動戰爭，一定不能消滅恐怖主義，反而激發更多恐怖主義。

### 美國攻打伊拉克將使基督徒蒙羞

美軍出師無名，遭多國反對，聯合國也未授權美國出兵。這是不義之戰，這是入侵，不是防衛，世人眼睛是雪亮的。歷史告訴我們，侵略者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後果非常嚴重，筆者寄望美國政府多點智慧，計較後果，不要開戰，假若不幸真的開戰，也應及早收手，回頭是岸，以免釀成巨大難以承受的惡果。

美國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國的，布殊總統也是位基督徒，筆者是牧師，難以想像相信耶穌的人會喜歡殺人放火搶掠財物。耶穌是位絕對的和平使者並主張非暴力，甚至要求祂的門徒打不還手（馬太福音 5:39），及愛仇敵（馬太福音 5:44），還要促進和平（馬太福音 5:9）。只有愛才能化解仇恨及恐怖主義，武力及戰爭

只會產生更多仇恨，這是常識，基督徒更應明白。美國大部份基督教領袖皆反對開戰，可惜，他們約見布殊而被拒絕。美國攻打伊拉克將使基督徒蒙羞，令回教徒更難與基督徒互相了解接納。想世界和平，各大宗教必先和睦共處，這有賴基督徒、回教徒、各宗教教徒，大家的努力！

#### 戰爭將引發更多戰爭

美國以反恐之名以執行聯合國決議（要求伊拉克消滅人殺傷力武器），以「先發制人」之名發動戰爭，假若成事，日後一些國家也可以「先發制人」向別人宣戰，世界將永無寧日。「先發制人」被美國政府曲解及利用，如果任何國家對美國存有「威脅」便可「先發制人」，要迫使各國，就範向美國低頭，就像用槍指著別人要他服從一樣，被武力威迫的當然不會服氣。美伊戰爭爆發將引發更多戰爭。現時北韓已主動出擊，威脅要發展核武及長程導彈，被美國同時稱為「軸心邪國」的伊朗日後也很可能有類似抵抗。世界前景令人擔憂。戰爭爆發，不能預知打得多大、多久、多慘烈，戰爭將會引發更多戰爭，直至一方完全被瓦解，那時屍橫遍野，顛倒敗瓦，如何收拾這殘局呢？戰爭的後遺症，還包括雙方的仇恨及日後的管治問題。

這場以強凌弱之戰，美國也不會是完全的勝利者，除了為侵略而「犧牲」軍人的生命外，也要付出數百億美元的軍事開支及數千億美元在伊國之重建費用，美國現時處於逆境的經濟將受考驗，從控制油田而獲益的如意算盤可能打不響。況且，各地反美情緒使美國貿易產生不明朗前景，美元的強勢可能不保。可以預見，開戰後美國經濟衰退，不少美軍受傷害，國內反戰聲音日漸強大，外交失利，布殊亦難以連任總統。

#### 二次大戰以來的和平努力將付諸流水

這次美國若繞過聯合國而開戰，漠視聯合國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之職能，將大大打擊聯合國之地位，將來難以協調國際衝突，世界更難享有和平。人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作出之和平努力，可能因美國啟戰而付於流水。令人擔憂的是，美伊之戰，會發展成為多國之戰（例如支援美軍的科威特及以色列等可能受伊拉克反擊，又或者可能有國家同情伊拉克而加以支援），變為地區之戰，戰火範圍不限於伊拉克國境，成為中東地區戰爭，最後演變成小規模世界大戰。無人可預計戰事將如何發展下去。其實美國漠視聯合國已有前科，例如她不積極執行聯合國譴責巴勒斯坦人立國的決議，只一面倒在軍事上支援以色列，使以國不願與巴人和談及讓他們立國。

我們極之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以避免人類浩劫。假若世人不能制止這場戰爭，就只好共同承受戰爭的禍害，好好反省為何我們千方百計避免天災橫禍，卻要選擇人為而可以避免發生的戰爭。不要忘記，人為的戰爭所帶來的殘殺及災害遠比不受控制的天災橫禍為人。何苦呢？為甚麼打仗呢？人家醒覺罷，努力罷，同心協力制止戰爭！

反戰爭求和平委員會 馮智活先生

<http://fungchiwood.com/>

03-03-2003

## Asia Worry

### The Demise of the American Model

Are Asian views on America at a crisis stage? Are Europeans and Arabs alone in a popular disgust wit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the Asian love affair with America in doubt? There appears to be a growing Asian concern with American belligerence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unilateralist tendencies. While this is most evident among an emerging peace movement in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 look at the popular Asian press bears out that such views are not in the minority. Asians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the Philippines, and up to South Korea have been venting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 duplicit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precipitating crises across the Asian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cent aggressive tactic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offers a worrying validation for the long-criticiz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the hard-line regimes in the region. Reports of popular American support for these policies lead to profound worries in Asia that Americans have been misled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has run off the tracks. This is a matter of grave concern in Asia because America, through the many ups and downs i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egion, has steadfastly provided a somewhat idealized model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s this model now in doubt? What is all the fuss about? In the Washington view the crises in Palestine, Afghanistan, North Korea and Iraq are tragic events that only America and its allies are prepared to address. America will also be the savior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a commonly held Asian view, America has its fingerprints all over these problems. Some of these crises have festered for a long time. Former US administrations are credited with earlier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set the stage for the current crises. But the current Bush administration gets most of the credit. It is well remembered that whe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the first move was to disengage from the festering problems of the region. In both North Korea and Palestine a decade of engagement was abandoned. The explosive response was quick in coming. Even South Korea, the North enemy, resisted this abandonment and is now stuck with the consequences. Why the administration abandoned the Palestinian problem to fester was a mystery to all. Giving Israel a free hand destroyed all perceptions of America as an honest broker. In Afghanistan, support of American policy was at its greatest after September 11th. That too was squander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version to "nation-building" seems set to precipitate the next big crises in Asia ones that may bring expanding problems in hot spots such as Pakistan and the Middle East. But Iraq is proving to be the proverbial straw that may break the camel back. It is hard to find anyone in Asia that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eminent threat was in Iraq. With inspectors fanne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 highly developed global regime of containment, Iraq appeared to be among the lesser threats in the regi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also not trusted on the clean-up that must follow. If the past is any guide, that will ultimately be left to Iraq and its neighbors. And Asians might sensibly wonder what other conflicts are being brewed. Does abandoning the historic policy of ambiguity in regard to Taiwan make sense? Will the next crisis b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India, in Burma, in Afghanistan? Will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e engaged? Or will it come in quickly with guns blazing and leave just as quickly? But the largest source of bewilderment in Asia relates to this administration abandonment of much of what America stands fo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have long been admired but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Asia. The passion for joining WTO, for trade agre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eve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are all efforts to join the global club America long fostered. Just at a time when Asian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join in the multilateral enterprise, its chief benefactor is seemingly pulling the plug. This abandonment is taking on a character familiar to Asians who have experienced authoritarian rule. The new Bush version of multilateralism looks a lot like the Asian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where an all-knowing leader acts unilaterally "in the greater public interest." An Asian friend today asked me if this is just authoritarianism gone global. If you support the leader, this tim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you will be protected. If you do not then you are the enemy. The other trappings of authoritarianism are also visible. Why does America feel the need to hold a few hundred prisoners in Cuba without trial or even the promise of open trials. Worse yet, why are even American citizens to be given this treatment? Does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so undermine or burden stable government? This kind of justice and this kind of question are all too familiar in Asia.

Edited version publish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6, 2003, p. A15.

Michael C. Davis

Michael C. Davis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an edit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Politics*

## 強烈反對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

美國政府以伊拉克未有按照聯合國要求銷毀大殺傷力武器為理由，於本港時間三月二十一日早上正式向伊拉克發動襲擊。本會認為美國這次的行動是非法及不文明的軍事侵略，因此，我們強烈反對美國是次的軍事行動。

### （一） 非法的軍事侵略

美國指摘伊拉克未有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所訂明的條款，銷毀其境內的大殺傷力武器，對世界的安全構成威脅。我們認為這只是美國單方面的指控，因為美國未能向安理會提供實質的證據證明伊拉克藏有大殺傷力武器並且未有向武檢人員提交清單。單憑美國現階段已提交的證據，根本不足以啟動聯合國所制定的出兵機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貿然向伊拉克出兵，並不是一個合法的行為。更諷刺的是，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藏有違規的大殺傷力武器，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故此美國認為伊拉克沒有遵守國際社會間的條約；但美國是次的出兵行動，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通過。所以，美國根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間的任何合法權力去出兵攻打伊拉克。換言之，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是違法的，同時也反映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雙重標準。故此，我們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絕不是美國所謂的「和平解放伊拉克」，也不是一宗普通的軍事行動，而是一場非法的軍事侵略。

### （二） 不文明的決定

一向聲稱自己為世上最文明的國家之一的美國，卻作出了出兵攻打伊拉克的一個極不文明的決定。美國以戰爭這個方法解決伊拉克問題，不但沒有理據可循，也是一個不正確及不合法的途徑，而且更放棄了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機會。我們認為美國執意採取暴力手段解決問題而放棄和平是一個野蠻的決定。而且，美國是次決定可反映出美國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及國際社會的聲音，破壞國際社會間的合作及和平，同時亦否定了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問題的做法。這些都令我們認為美國出兵攻伊是不文明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背離了維護世界和平及穩定的文明方向。

在此，我們再次表達我們對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的強烈不滿。我們強烈要求美國立刻停止所有戕害伊拉克人民及破壞世界和平的軍事行動。

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 特刊更正

P.5 第二段第三行中，「在不所發展變化」應為「於有所發展」。

P.6 最後一段中，「亞恐怖主義」應為「亞革命恐怖主義」。

P.7 第三段第三行中，「追塑」應為「追溯」。

最後一句應為「他們正威脅全球的安全和穩定」。

P.8 第一段第二行應為「及大殺傷力武器，違反聯合國的規定。」

反之，伊拉克則對聯合國武器調查員的行動愈加合作，並開始銷毀違……

P.10 第一段，第一行中，打繫應為打擊。